

编者按 今年是我国心脏移植开拓者之一、著名胸心外科专家夏求明(1926年6月2日-2019年6月5日)诞辰100周年。夏求明教授完成了亚洲首例全心法心脏移植,推动了我国心脏移植事业的启航。



①



②



③



④

翻开夏求明那些泛黄的手稿、信件,字迹虽旧,一位医者的赤诚,穿越百年依然炽烈。在那里,有他逐条记录的患者指标,有鞭辟入里的病理剖析,有跨学科协作的宏大方略,也有细致到秒的操作规范……字里行间,尽显对生命的敬畏。

其中有一封写给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哈医大二院”)院领导关于开展儿童心脏外科建设的建议信。在当时,这个想法显得过于“超前”,但他仍郑重地写进信纸。

一个“超前”建议,背后尽显仁爱之心

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体外循环技术的普及和手术量的增长,北京、上海等地区的医院率先设立小儿心外科独立病区。

彼时,哈医大二院心外科在黑龙江省虽占有一席之地,但婴幼儿心外科始终未能实现专科诊治。医院人才梯队断层,设备、整体实力远落后于国内外先进水平。为了促进哈医大二院心外科的发展,当时64岁的夏求明在书信里写下了“科技越发展,分科越专越细”“创新是绕不过去的坎,只有创新才能发展”这样的话,精准预判心外科专科化、多学科协作的重要性,为哈医大二院学科布局提供了宝贵思路,也为心外科及其他同类医院的发展提供了正确方向。

这份远见背后,是夏求明从医一生的仁爱之心。

20世纪60年代,夏求明就在黑龙江省率先开展了体外循环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心内直视手术。当时,婴幼儿先天性心脏病是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怀着让更多孩子康复的心愿,他写下这封建议信,呼吁哈医大二院在心脏移植体系初具规模后,能将更多的优质资源向婴幼儿先天性心脏病倾斜,并力图推动婴幼儿先天性心脏病专科及早建立。

生命,是他心中永远的首位;仁爱,是他对待每一位患儿的底色;担当,是他洞察后的坚定选择。

夏求明：心之所及 以仁为刃

□ 李美桂

战火中立志,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926年,夏求明出生于上海松江的一个医学世家,儿时经历了战乱,爱国的种子在心中萌芽。

1950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四年级的夏求明随同解放军参加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工作中,他与战士们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借来步枪,身着戎装留下珍贵照片,这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解放军纪律严明、为国为民的精神风貌。正是这段经历,让他认识到,医生不仅能治病救人,更能为国家、为民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夏求明报名参加医疗队,在《参加上海市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手术医疗队人员登记表》上郑

重地写下:“为了新中国的自由、独立,为了争取和平,为进一步表现爱国的热潮,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这些都是每一个新中国的人民应负的责任。”战场上,他目睹了曾经并肩奋斗的战士们血染沙场的惨烈景象,在心中默默立下行医报国的志向。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上海优越的工作条件,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黑龙江哈尔滨。当时,整个东北地区医疗基础薄弱,由于手术风险极高,胸心外科更是被视为“禁区”,发展十分滞后。因此,那里急需大批医学人才,特别是胸心外科领域的专家投身建设。

夏求明从此扎根黑土地,一待就是一辈子。

敢为人先“换心”,挺进国际最前沿

特殊时期,哈医大二院胸心外科几乎停摆,许多同行转行、离开,夏求明没有放弃,他带领仅剩的团队,支撑黑龙江省胸外科手术整整10年。

1978年,年过五旬的夏求明重新出发:更新知识系统、重建心脏外科团队、培养人才队伍。他敏锐地发现,国内胸心外科医疗的发展速度缓慢,与国外同行产生了巨大差距。他收集大量信息,撰写文章《心血管外科的进展》,奠定了哈医大二院胸心外科的发展方向。在他的带领下,哈医大二院胸心外科成为国内领先的心脏外科学科,在缩窄性心包炎手术、法洛四联症根治术、心脏瓣膜移植、心肌保护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果,推动学科建设迈上新台阶。

20世纪80年代,夏求明将目光瞄准了心脏移植手术这一国际顶尖技术。然而当时国内仅有的几例心脏移植先例均以失败告终。夏求明带领团队从动物实验做起。没有现成的手术器械,他们就自己设计;没有参考的手术流程,他们就一遍遍摸索;切取、缝合、灌注、保护……每一个步骤,都要反复实验数十次甚至

上百次。为了攻克免疫排斥这个难题,他带领团队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研究。经过努力,夏求明带领的研究团队终于拥有了为病人做换心手术的能力。

1992年4月,哈医大二院收了一位特殊病人,因扩张型心肌病,其心脏已胀大到正常人的3倍。在濒死边缘,病人杨玉民决定:“要么死,要么活着像个人!”这句话深深震撼了夏求明,也点燃了他挑战医学极限的决心。4月26日,夏求明主刀,带领上百人的团队为杨玉民成功实施了心脏移植手术。术后,杨玉民重归正常生活,并健康生活了18年半。

20世纪90年代,夏求明先后完成了心脏移植标准法、双腔法、全心法三种术式,完成了亚洲首例全心法心脏移植,彻底激活了我国心脏移植事业的“引擎”。

如今回望,病历本里的严谨,学术中的求真,早就筑成了一座无言的丰碑,而那一次次攀登技术高峰的执着、一次次挽救生命的赤诚,都是镌刻在碑身上最沉默有力的铭文。

(作者系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副研究员)